# “普京政治”与俄罗斯新的大国进程

关贵海

内容提要：普京执政以来的俄罗斯经济快速增长，国力不断恢复，政局日趋稳定，并已在其外交中显现出大国崛起的苗头。2007年，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恶化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对普京内政、外交的整体考察，认为“普京政治”近为俄罗斯解决民生和恢复尊严问题，远为实现俄罗斯大国目标奠定基础。但是未来的俄罗斯不会与西方全面对抗，其中，“欧洲根”意识和“分寸感”策略是决定俄大国进程走向的关键要素。

2008年1月，俄罗斯北方舰队和黑海舰队在大西洋举行大规模演习，并且有图-160重型轰炸机参加，其架势令北约感到强烈不安。[1]其实，普京2007年2月10日在第43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对美国的激烈批评，就已经像一枚重磅炸弹，震惊了整个世界，人们大多以为，重新崛起的俄国熊又要出手了，新的冷战似乎在所难免了。[2]

谁都不能小视俄罗斯，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把俄罗斯的崛起视为决定国际关系走向、影响世界格局重构的因素，又有许多不明朗的地方。所以，准确评价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大国之路及其对世界政治进程的影响是必要的。

首先要强调的是，自1547年伊凡四世自称沙皇起，追求大国地位和影响力，一直是俄罗斯国家发展的主线。但由于

**自1547年伊凡四世自称沙皇起，追求大国地位和影响力，一直是俄罗斯国家发展的主线。**

1 香港《凤凰卫视》新闻频道2008年1月24日凌晨报道。

2 俄罗斯著名智库——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办的双月刊《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2007年每期都在激烈地讨论该话题，并刊登了该委员会主席谢·卡拉加诺夫（《对抗的新时代》，第4期）、俄著名军控问题专家、国家杜马议员阿·阿尔巴托夫（《冷战已经不远了吗？》，第2期）、前英国驻俄大使罗德里克·莱因（《俄罗斯与西方：不可避免的对抗？》，第6期）等权威学者和外交官的文章。

其自身发达的程度、实力的规模与其以外向扩张的大国战略难以匹配，因此，俄罗斯大国目标的实现要么是有限的，要么是断断续续的。苏联的解体，标志着上一段大国进程的终结。自2000年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的内政、外交都是围绕着新的大国目标展开的。

## “攘外必先安内”

我们都知道，俄罗斯的大国史就是对外扩张史，但同时我们也记得，俄罗斯的每次大国扩张进程，都走过了从危机、变革（或整顿）、发展（崛起）到扩张再回到危机的轮回。如果把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都看成是危机阶段的话，普京执政时期就是整顿秩序和为崛起准备条件的时期。为此，普京整肃国内秩序的所有举措就具有了国际政治的效应。

概括地讲，普京治内的原则有三：不能散、不能乱、不能穷。

### （一）不能散

作为叶利钦在任时期的总统办公厅分管地方官员监督事务的副主任，普京非常清楚、也格外痛恨国无体、法无威的局面。因此，他上任后采取的第一个行政改革措施就是设立联邦区，任命总统全权代表，监督中央政策和法律在地方落实的情况。随后，他力主改变议会上院，即联邦委员会的构成方式，取消地方行政长官的上院议员资格，进而在2004年把直选制改为委派制。此外，他还敦促国家杜马解散两次通过与联邦法律相冲突的地方法规的地方议会，并重新恢复中央政权对司法和强力部门的垂直领导。在他治下，俄罗斯才有了政令的通达。

曾经是俄罗斯民主化标志的多党制，在给其民众形式上的政治选择权的同时，也造成了社会结构的严重分化，最多时有2000多个政党或运动，主张和口号更是五花八门。结果，任何政党都难以在议会形成稳定多数，政府的任何执政计划都无法得到持续的支持。因此，2001年，俄罗斯《政党法》出台，据其规定，只有党员人数在1万以上、在45个以上联邦主体有分部且每个分部党员不少于100人的政党，才能获得重新登记，否则被视为非法政党。此后，俄罗斯出现了政党合并浪潮，亲政权的统一俄罗斯党就是多个“中右”和“中左”政党合并的产物。更严厉的是，2007年俄国家杜马选举实行新的规则，一是所有席位均由获胜政党分割，取消单选区议员名额，二是政党进入议会的门槛即得票率从5%提高到7%，令大部分中小政党无缘席位。结果，统一俄罗斯党在新的国家杜马中获得了450个议席中的315个，具有通过或修改任何法律的条件。最罕见的要数按得票数进行赏罚的规定：获得7%以上选票进入议会的政党不必进行签名征集工作，其推举的人自动获得总统候选人资格；进入议会的政党按实际得票数获得每张5卢布的奖励；得票数少于3%的政党则不得不补交选举前进行电视宣传的

费用。如此一来，皈依大党成为大多数政治力量的唯一出路，总统也就更易于把握政治局势了。

**皈依大党成为大多数政治力量的唯一出路，总统也就更易于把握政治局势了。**

曾把俄罗斯人心搞散的除林立的政党外，还有无章无度的新闻媒体。20世纪90年代，独立电视台以披露政府丑闻、攻击国家领导人著称，2002年车臣绑匪在莫斯科市内剧院制造的人质惨案中，该电视台还为绑匪提供了直播。结果，该电视台的两个私人大股东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先后被普京整肃，现流亡海外。俄国有的能源巨头天然气工业公司和俄罗斯石油公司分头收购了俄罗斯所有成规模的媒体，以至于有人提议议会专门通过法律，严惩公开批评普京总统的媒体、组织和个人。普京成为俄罗斯国家利益唯一的体现者、代言人。

西方对普京之治的批评，更多是针对这些举措的，认为这是在民主道路上的倒退。

### （二）不能乱

普京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既通过一系列措施恢复了法律和社会秩序，但在民意支持始终高于70%的情况下，又有意维护俄罗斯宪法的基本原则，置大义、大利于个人的名利之上。在俄罗斯曾有很高的呼声希望他利用议会多数修改宪法，取消总统不得连任两届以上的限制，或者将总统任期从5年延长到7年；也有人推测他会改任总理，但通过修改宪法使总统的实权转移到总理手中。他用行动推翻了所有的预期和推测，提名一个有实际行为能力的总统候选人、表示同意担任总理但不修改宪法的职权规定。

俄罗斯得益于飞涨的能源价格，钱多了怎么花就成了问题。普京深知，能源市场不可能长期坚挺，苏联时期因石油收入剧增而过度扩张并导致衰败的教训，令他刻骨铭心。因此，他反对乱花钱，不能被意外之财冲昏头脑，于是，俄罗斯利用每年财政预算中设定的石油价格以上的额外石油收入建立了稳定基金，只有石油价格回落到预案设定价格以下时方能动用该基金，以确保石油收入给俄罗斯带来的繁荣具有可持续性。

**普京深知，能源市场不可能长期坚挺，苏联时期因石油收入剧增而过度扩张并导致衰败的教训，令他刻骨铭心。**

尽人皆知，普京出自情报部门，他在任期间提拔、重用了许多以前的同行，总统办公厅、国防部、国有垄断巨头企业，这样的联系无处不在，对伊万诺夫的第一副总理、祖布科夫的总理提名，几乎让人们以为普京真的被这张网束缚住了。然而，他最终选择了没有强力部门背景的麦德维杰夫，因为，必须给强力部门的影响力设限，否则，会出更大更难以收拾的乱子，苏联历史上的多次权力更迭都证明了这一点。

### （三）不能穷

普京能够获得令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家都倾慕不已的民意支持，是因为在他治下，“俄罗斯长期以来第一次成为政治经济稳定的、无论从财政还是国际事务方面独立自主的国家”。[1]换句话说，他让俄罗斯人过上了体面的、有保障的、可预测的生活。

普京在他第一份施政纲领《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痛陈了转型时期俄罗斯经济的凋敝：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GDP下降了50%，人均35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值的1/10，中国总量的1/5。

在普京任期内的历次国情咨文中，他都要反复强调，他的首要任务是让俄国民的福祉显著提升。[2]这就需要国家总体经济水平的大幅度提升。普京做到了。在他任内8年里，俄罗斯的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2007年GDP增长8.1%，达1.25万亿美元，人均约9000美元。俄外汇储备达4840亿美元，总量居世界第三，人均为第一。按购买力计算，俄罗斯已经超过意大利和法国，进入世界经济七强，超额完成了普京在2005年国情咨文中提出的世界十强的目标。

曾经让俄罗斯觉得在西方面前像一个穷亲戚的是巨额的外债，1998年其外债占GDP的比例竟高于60%。因此，谈判外债重组、延期偿付乃至取消，就成为以往俄历任财政部的重要任务，当然“锻炼”了干部，却丢尽了尊严。因此，普京在2005年庄严宣布，“我们有钱”，于是，俄罗斯提前还清了苏联时期所欠外债，目前仅剩苏联解体后的470亿美元，考虑到许多前苏联友邦所欠债务，俄罗斯一跃成为纯债权国。

**普京不仅要让俄罗斯变成有钱的国家，也要让普通俄罗斯人过上有尊严、有保障的生活。**

普京不仅要让俄罗斯变成有钱的国家，也要让普通俄罗斯人过上有尊严、有保障的生活。为了落实这样的目标，他制定并斥巨资实施四大民生工程（医疗、教育、住房和人口，俄官方称“国家项目”），并且由他最信任的人麦德维杰夫主持。经过几年的努力，俄罗斯居民的工资年均增长10%—12%。目前，全俄月均530美元/人，作为经济中心的莫斯科市则达1200—1500美元。

由于出色的发展成就和乐观的前景，俄罗斯与中国、印度、巴西一道被美国高盛公司称为“金砖四国”。

## 大国外交须为国内发展服务

在普京治国的方略中，可以支撑大国战略的因素有三：手段、目标和分寸。

1 2004年总统国情咨文。

2 [俄]阿·恰达耶夫：《普京的意识形态》，莫斯科：“欧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

前两者被西方看得很重，是他们判定俄要重走帝国路线的依据，后者是普京深层的考量，是俄不会与世界对抗的原因所在。

### （一）有手段

难怪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爱恨交加，因为她的自然资源异常丰富，其中，天然气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1/3，石油储量占12%。有了油气宝库，俄罗斯的财力和影响力都是超乎预料的。众所周知，能源出口占俄预算收入的30%，外汇收入的35%，15%—20%的GDP增长靠油气拉动。在世界每桶100美元的油价之下，俄罗斯的石油收入一路飙升，普京在任8年石油收入已超过1万亿美元。

让世界不满的是俄罗斯试图与伊朗、卡塔尔等国构建垄断性的天然气联盟，以控制天然气价格。为此，俄采取坚决措施控制自己的能源部门：一是国家直接控制实体，如天然气工业公司、俄罗斯石油大幅并购，由强力部门出身的将军们掌控业务；二是政策上的宏观控制，俄自然资源部表面上只管油气田招标和开采许可证发放，但实际上是由总统办公厅掌握着所有重大项目的决策；三是通过关键人物间接控制，如非国营的卢克石油公司在几年前比较独立，在切尔诺梅尔金政府时期甚至能够左右重大决策，但在尤科斯事件后非常小心，据传主管其国际业务的费东出身军人，负责传达克里姆林宫的意图，而苏尔古特石油公司的老板巴格丹诺夫则与普京自1992年起结识，在波罗的海地区影响很大。[1]

**让世界不满的是俄罗斯试图与伊朗、卡塔尔等国构建垄断性的天然气联盟，以控制天然气价格。**

如果这种控制能够奏效，进而形成跨国天然气联盟（俄、伊、卡、土、阿）的话，俄方的目标是气价与油价分离（排除纽约定价），并力求把天然气价格确定在300—400美元/千立方米的水平上。即使这样的计划不能实现，仍可以利用俄特殊的欧亚地缘优势，在东西方的买主之间借价格和供应量等问题进退自如。

军事潜力，拥有撒手锏，尽管美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反导系统的势头强劲，但俄却在关键时刻使波兰动摇，其中，有俄特有的恩威并举之策。暂停履行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恢复航空母舰和远程战略轰炸机战斗值班，在北极海底插旗宣示主权。

### （二）有目标

俄罗斯一直谋求在重大国际问题如核扩散问题上的发言权，并为此不顾包括暗杀在内的各种威胁。2007年，普京自苏联以来60年间俄罗斯元首首次访问伊朗，有史以来首次访问朝鲜和古巴（2000年）。俄外长拉夫罗夫在各种场合反复

1 出自2007年12月12日笔者在北京大学与前俄罗斯政府总理能源事务顾问瓦西里·彼得罗夫的谈话。

强调，俄罗斯不仅满足于遵守规则，而且要求参与规则的制定。

参与制定规则除了以较小成本体现大国地位以外，更重要的是自己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换言之，俄的大国标准包括在分与合之间的自如选择。科索沃问题即为实例。在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问题上，看上去俄罗斯很被动，会对闹独立的俄罗斯联邦主体各共和国产生联动效应。但俄罗斯在不希望看到国家统一不容侵犯、边界不可更改这样的国际法基本原则被公然破坏之外的同时，也乐得在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共和国，南奥塞梯共和国，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摩尔多瓦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等独联体内热点问题上借题发挥。

### （三）有分寸

俄罗斯在大国关系中，仍力求平衡，以己为主，恩威并重。俄罗斯希望像一个真正的大国一样获得尊重，希望其他大国尊重她的合法利益，在重大问题上听取她的意见。[1]普京在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007年新闻人物后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美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都是盟友，表明是患难兄弟，而之所以美国繁荣强大时反而关系不好，是因为美国强大后强调的多是特权而非义务，用的多是命令而非对话，故不遇理解只遭反抗。[2]对此，美国方面已有反思，不能在蔑视俄罗斯、无视其尊严和利益的情况下争取她在重大问题上对美国的支持。[3]

被人尊重但不意味着一味付出，俄罗斯绝不肯当“冤大头”。在举办各种“国家年”、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或召开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等方面，俄方都避免花大钱、主动掏钱。通常，俄为首经营的国际组织均不很成功，有人说是因为俄缺乏合作精神，思维逻辑也与别人不同，但恐怕最重要的还是不肯付出，或不善于付出。

**俄罗斯大国进程中最深层次的分寸还是不弃“欧洲根”。**

俄罗斯大国进程中最深层次的分寸还是不弃“欧洲根”。拉夫罗夫外长在多次讲话和文章中反复重申，“俄罗斯与美国是欧洲文明的两大分支……基于同样的欧洲文明，我们可以在同一张桌前聚首”。[4]2005年普京国情咨文的口吻则几乎与叶卡捷琳娜二世当年的手谕一模一样：“俄罗斯首先曾经是、现在是，当然将来仍是一个最大的欧洲国家。”[5]这一点决定了俄罗斯与西方对立的底线，也表明了与东方大国联合的上限。

此外，在西方，有人可能觉得受东正教专制思想深刻影响的俄罗斯人倾向保守，对民主没有兴趣，有上帝赋予的自然资源和意志坚定的君主就能够保证国家

1 [俄]阿·阿尔巴托夫：“冷战已经不远了么？”《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2007年第2期。

2 俄罗斯联邦总统网站 http://www.kremlin.ru/appears/2007/12/19/1607_type63379_154772.shtml.

3 [美]德·萨莫斯：“正在失去俄罗斯”，《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2007年第6期。

4 [俄]谢·拉夫罗夫：“遏制俄罗斯：回到未来？”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007年8月15日。

5 [俄]阿·恰达耶夫：《普京的意识形态》，莫斯科：“欧洲”出版社，2006年版，第190页。（05咨文）

的未来，因此俄罗斯已经走上了自绝于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的孤独的大国道路；也有人认为当今俄罗斯的作为是暂时现象，一是因为俄罗斯眼前的繁荣是脆弱的，根本性的变革不可避免，二是因为生活更富裕、知识更现代、与外界交往更频繁的俄罗斯新一代将逐渐取代苏联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普京这一代人，他们不可能容忍俄罗斯与世界的隔绝。[1]这两种可能性都不能否认，但后一种更现实。

## 俄罗斯的崛起利大于弊

由于俄罗斯不会满足地区大国定位，更加关注全球事务，遂与中国的崛起道路具有同步性。由于两国都反对单个大国的霸权，主张大国集体负责任的原则，有利于减轻中国迅速发展带来的国际压力。

在周边安全方面，俄罗斯的崛起有利有弊，总体上讲，利大于弊。利在俄追求经济发展，需要与中国和平共处、广泛合作。弊在将以更加强硬的方式强化对其周边地区的控制，在合作中要价过高，中国在东北亚、中亚的影响力将受其掣肘。

最后，我们不必过分夸大俄张扬式大国姿态的效果，应该意识到这既有俄国内选举的需要，也受其发展程度（特别是经济均衡发展，从资源型向创新型转变）的限制，难以持久锋芒外露，也就是说，现实的经济利益和维护其南部周边安全仍为其实质性的战略重点。

1 [英]罗德里克·莱因："俄罗斯与西方：不可避免的对抗？"《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2007年第6期。